

複

5-17

抗戰小叢書

(士兵民衆讀物)

本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



3 2173 1385 1

這劇本的內容

第一幕：北宋靖康二年金兵破汴京將徽欽二帝及王室大臣北擄，立傀儡張邦昌爲楚帝此寫北去離汴京情形。

第二幕：徽欽二帝北擄之後南方王構卽位是爲高宗以宗澤爲東京留守，帝則幸江南不返汴京時民心士氣皆沸騰宗澤屢破金兵與敵隔河相持，凡上表二十餘次請高宗建都汴京以示不忘故都爲朝臣汪潛善輩所阻未遂志而疽發憤死。

第三幕：宗澤死後汴京復陷宋將岳飛志在收復中原出師北伐已抵鉅汴京四十五里之朱仙鎮連戰皆捷惜秦檜已與敵媾和一日十二道金牌召飛回京誣害之。

目是南宋偏安，中原不復有，乃趨滅亡。

——右題供報告員之參考——

靖康恥

——歷史三幕劇——

關於「靖康恥」：

(一)這是歷史劇，要顧及歷史的正確性，內容就有了限制，可是爲了適於劇大的缺乏歷史常識的讀者，在上演的時候可以由報告員把這靖康恥的來歷用簡扼的句子概要的先向觀眾說一遍。

(二)這個劇本上演時候也許不容易辦服裝道具同布景，在我想，任何一個劇本能上演的必有最低限度的舞台條件——有台子，有幕，有面部的化妝，那末在這劇本里最難解決的是服裝

了，作者提供下列兩點意見：

(一) 趁着鄉間舊劇社演戲時候上演可以備服裝——這是最好辦法

(二) 不妨自製——用代用品，比如帽子用紙糊，比如尼瑪哈的大氅可以用長官們的披肩，金兵的綢服，可以用伙夫的衣服後面用紙寫一個「金」或「宋」字表示，比方幕帳可以用布挽起便於收放，再不如鎧甲可以用金紙做魚鱗片粘在紙上再掛在身上。

(三) 再不然：這劇本就不上演由幾個同志們坐下來，一個人擔任一個角色，彼此讀劇本。

(四) 關於岳飛的劇本聽說也有人寫過，同是一件史實寫法也就各有不同，如果有雷同地方必是偶然的或不得已的。這，要請原諒，作者發誓是搜有用別人本子作參考，也決不偷襲。

(五)內容縱有歪曲——或者說與史實有出入地方恐怕難免，但，大體上是不會錯的，無論如何是經不起吹毛求疵。

(六)這劇本作者以至誠獻給最前線士兵同志讀、演，獻給最後方鄉村鎮里的同胞們看、做。

第一幕

時間：民國前七百八十七年，宋朝靖康二年的春天早晨
地點：首都汴京城外官道上。

人物：

尼瑪哈——金兵元帥

蘇骨打——金兵軍師

金兵——甲、乙、

欽宗——北宋皇帝

李若水——宋侍郎

張邦昌——宋臣，媚敵求和的漢奸。

百官：甲、乙、丙、丁、

其他金兵，宋室王妃大臣宮后多人不出場。

幕啓：

尼瑪哈的猶疑的笑聲，炸雷一樣的把幕震開。

景：

春天黎明之前，太陽還沒有升起來。

尼瑪哈坐在營帳里高興的飲酒，不時的，笑起來，笑的声音同樣子都顯得可怕，台上的燭快燃完了，被晨風從窗門里吹得搖晃着。

窗口上的幾枝老樹也吹得發出低微的聲響，驀地傳出一陣嘩笑。帳外，正準備凱旋的金兵忙於整理行李，嘈雜的聲音里夾着車輪的聲音，馬蹄的聲音，責罵的聲音。

帳門口兩個衛士屹然不動的立着，由門那里可以看出汴京城外大道的風景，有樹，有無盡的平野。

胡笳同號角淒厲的在響着：

尼瑪哈：哈哈——哈哈！好酒，好酒，汴京的高粱比咱們全國的酒

可要高朋多嘅，（他站起來在室內擦擦手走了幾步，）天快亮了，唔！天一亮就得離開這裏，離開這裏……嘿，再乾他兩杯，當作我向汴京告別的紀念吧！（舉杯狂飲）

（帳外宋朝臣民的哭泣聲同金兵叱罵聲傳進來）

尼瑪哈：到汴京來時間不算短囉！真叫人捨不得走，（聽到帳外聲音厭惡的）來人！

衛甲：（行禮）喳！

尼瑪哈：吩咐外面安靜一點

衛甲：喳！

尼瑪哈：（當衛甲走到帳口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什麼）回來！回來！吩咐把汴京的高粱多裝它幾罐子帶走……汴京的酒可看得令人流口水。

蘇骨打：（乘機而入）。啊，元帥，你說汴京的高粱酒嗎？

尼瑪哈：哦！軍師，是麼，來得好，來得好，咱們再乾一杯！

衛甲：（高聲）：元帥有令：安靜些！

蘇骨打：我說元帥，您真不用擔憂，帶回去的東西可真多啦，（向前趨一步，阿諛的，獻媚的，半個眼睛閉着，半個眼睛睜着的）元帥，汴京什麼好東西全搜光了，黃金三十萬八千兩，白銀六百箱，綢緞一千四百萬疋，珠寶玉石天儀法服……不計其數。元帥，只要是順眼的全都給揪到啦，就連王宮的那扇朱漆大門我蘇骨打也沒給它留下呀！

尼瑪哈：您辦的真好，真好。

蘇骨打：元帥，我說你猜還有一樣，一樣（斜眼的笑着）還有一樣東西……

尼瑪哈：是……是瑪瑙。

蘇骨打：不對，不對，再猜，這樣東西……

尼瑪哈：那末是……是好玩的東西？

蘇骨打：嗯，猜的有點近了。

尼瑪哈：那末，你告訴我吧。

蘇骨打：（一個字一個字的）元帥，那些街坊上的小娘——兒——們也帶啦！

尼瑪哈：（拍手大笑）哈哈……

蘇骨打：元帥，這人帶東西足足九百輛大車子。

尼瑪哈：那末什麼時候起程呢？

蘇骨打：天一亮，就可以動身啦，元帥，來，來，咱倆乾一杯，

向汴京告別吧：（碰杯！兩人狂笑）

（窗外天漸漸亮了，臘燭也熄了）

尼瑪哈：那些俘虜？

蘇骨打：（轉念）俘虜！元帥，我想起來了……元帥……等等一會，

我叫一個人來給元帥敬兩杯酒。

帳外的聲音：

瞧啦！那個穿青衣衣服不就是宋庭皇帝嗎？

那一個？那一個？

瞎了你的眼睛，那不是嗎？噫，穿青衣衣服。

哦！就是他！

（笑聲，喊聲！）

欽宗：（在帳門口出現）：元帥！

尼瑪哈：哦，不敢當，陛下（諷刺的）是您，睡的好嗎？

欽宗：謝謝元帥，還好。

尼瑪哈：恐怕沒有您的王宮里舒服吧！陛下，金營里的招待未必

盡如您的意吧！北邊人沒南方人那末會體貼人……嘿！陛下

！你說對不對！（漸厲）對不對！

欽宗：元帥，這是什麼意思？

尼瑪哈：這是……問你自己呀！

蘇骨打：（入內）這是——（把酒壺給欽宗）還請您給元帥斟兩

杯酒錢餞行，這就是這個意思！

欽宗：（恍惚）要斟酒嗎？餞行？……

尼瑪哈：不敢當，不敢當，要大宋皇上斟酒簡直是……受不起。

欽宗：請您別開……玩笑！

蘇骨打：玩笑？玩笑？哼……不嫌委屈吧，陛下，嫌不嫌委屈！

欽宗：呵，呵……這這……這

蘇骨打：你說委屈不委屈？（兇暴的）你說！

欽宗：（被逼的）天呵……這是人做的事嗎？呵……不，不嫌，（

忍着眼淚！）

尼瑪哈：哈哈，那真是榮幸萬分！

蘇骨打：陛下真太慷慨了。

欽宗：亡國的人還有什麼話講……元帥，我請求你，請求你賜我死，就死得痛快點，我受不了這凌遲碎剮的侮辱。

尼瑪哈……嘖！陛下，怎麼又講這樣的話來？

蘇骨打：陛下，我看你還是馬虎一點吧。（轉過臉用手指着）你既然知道你是亡國的人，你還擺什麼臭架子！甚麼……東西，要你斟酒就是抬舉你，你這黃金廢銅不分的東西，（咬牙切齒的）

欽宗……（握着酒壺向天長嘆）

尼瑪哈：嘿嘿嘿！

門外大嘩：

讓我進去，讓我進去……

我死都要死在裏面。

這死囚，發瘋了，發瘋了！

你是什麼人？

我，我是大宋的侍郎李若水！（厲聲的）

李若水：（說着走進來）我是李若水，我是李若水！

尼瑪哈：哦？李若水嗎？哼！

李若水：（伏在欽宗脚下）陛下，陛下，臣李若水……

欽宗：少侍郎，你……你……（以聲音，目光，示意於李）

尼瑪哈：哼！李若水，瞧你這份勁，你眼睛裏還有我尼瑪哈嗎？

蘇骨打：那更沒有我蘇骨打囉！

李若水：（平和的莊肅的）沒有，沒有，沒有，我李若水心里只

有大宋。

尼瑪哈：我怕你是發糊塗囉！

蘇骨打：大概是不想再活下去囉！（向尼瑪哈），哦！元帥，咱

們不是要請大宋陛下給咱們斟酒嗎？這一來可以……哈嘿！

（冷笑）

尼瑪哈：（提醒了）呵，對，對，陛下，勞駕啦！

蘇骨打：（得意的在室內踱步呢喃自語）我是大宋的李——侍——

——郎，嚶！

欽宗：（執壺）：天啦，天啦！這是罪過……

（欽宗李若水相顧涕泗）

李若水：陛下，陛下，我們宋國就這樣完了嗎？我們就這樣完了

嗎？陛下，臣願替死……給我，給我……

（李若水執起酒壺抖抖的氣忿的給尼瑪哈斟酒）

尼瑪哈：哦，斟酒（一飲而盡）

蘇骨打：哦……這就是——

尼瑪哈：再來一杯，好酒，好酒。這裏的酒真比咱們北邊酒強多

了（漸有醉意）斟酒的是誰？

李若水：大宋的李若水，李侍郎，

尼瑪哈：大宋的李侍郎給誰斟酒？給誰？……呸！我要的是大宋

皇帝陛下，一個小小的侍郎還不配，李若水，你還認得我尼瑪哈，瞧你眼睛還長在臉上嗎？簡直長到頭頂上去啦。

蘇骨打：好一位侍郎，你也算把大宋國的臉丟盡囉！

李若水：（驀地把酒壺擲過去忿怒的，像山洪暴發一樣）：呸！

尼瑪哈：唔，李若水，你用鼻子嗅嗅這是什麼地方？

李若水：這是，這是滿室胡氣的污穢地方。

蘇骨打：（怒聲）混蛋！

李若水：（向欽宗）陛下，陛下，我受不了，受不了這侮辱，陛

下，臣願拚了，拚死，陛下，讓臣全了忠節吧！（哭泣）

欽宗：啊，亡國的人，階下之囚：我們沒有自由：什麼都沒有。

蘇骨打：這又何苦呢？

尼瑪哈：又哭哭啼啼的了，早知道是階下之囚，眼淚得向肚裏流吧！

蘇骨打：南邊人好像從娘胎裏就學會了哭！

李若水：（站起來）呸，你這賤種，你以為大宋就這樣屈服了嗎？告訴你人心不死，總有一天起來向你們這批野獸算總賬，總有一天恢復山河，殺盡滅絕你們這批東西，我李若水，生是宋國臣死是宋國鬼，就是把我寸寸斬斷，我李若水還是要喊大宋萬歲，大宋萬歲，大宋萬歲……

蘇骨打：衛士，衛士，把他抓起來（以手抱頭妨李若水打擊）。
李若水：（被抓仍叫罵不止）殺吧，這批無人性的野獸。

蘇骨打：……哼！（換了一口氣）噯，我說李侍郎你這又何苦哩

1

尼瑪哈：給我拉去砍了！

蘇骨打：還沒那末便宜，讓他罵夠，吧，我到要欣賞欣賞這位寸斬斷的人還會從肚子裏發出聲音：（向衛士咕嚕幾句），拿大宋侍郎李若水的腦袋祭旗！

李若水：（大笑）：殺吧！殺吧，我李若水怕死嗎？殺吧！哈哈……我李若水不過是千千萬萬不願做奴隸的大宋臣民中的一個，你能殺死我李若水殺不盡不死的人心……（向欽宗）陛下，臣不能再侍陛下了，陛下……珍重……珍重……（被衛士拉出，於是便聽到鞭打聲罵聲）。

欽宗：李侍郎……李侍郎……呵……（大聲呼號）你這樣，就這樣死了嗎？我對……對不起你……

蘇骨打：陛下，不這樣死還那樣死……

尼瑪哈：陛下，汴京地方沒什麼意思，陛下願意到咱們北邊去嗎

？（帳外胡笳又響）

蘇骨打：元帥！就快起行了……（下）

欽宗：哦，元帥，您是說？

尼瑪哈：我說請陛下跟咱們一塊兒走。

欽宗：我求你，我千萬的求你不要這樣做……

尼瑪哈：不要再這麼可憐啦！

欽宗，太上皇呢？

尼瑪哈：也去。

欽宗：太后呢？

尼瑪哈：別這麼囑嚇，廢話，太后，連公卿大臣王公駙馬全都去

蘇骨打：元帥！咱們可以走了

欽宗：就走嗎？

蘇骨打：陛下，您嗎？還得去祖宗廟裏去叩過頭，跟大宋的祖宗去辭行呀！

欽宗：（哭泣的）我就這樣離開汴京嗎？我就這樣離開汴京嗎？胡笳聲又大作，人聲哭聲，狂風驟起，灰沙瀾漫起來，燈光暗下來。

當亮起時候帳幕已經拆了汴京大道露出來。

金兵滿載的車子認在樹林裏，空中飛着標了「金」字的大鵝。馬時常咆哮着，被擄北去的宋室大臣王公，衣袂相聯的跪在那裏。

有的哭泣有的嘆息，這些都被一片林子遮起來。

張邦昌率着大臣仆在地上，低着頭。

尼瑪哈：真的走了，真的走了……這一回向汴京告別！

蘇骨打：（指著樹林）！元帥，那林子裏的車子前五十輛裝的飲

靈宮的儀器，同太清閣三館的圖書。

尼瑪哈：不錯，不錯。

蘇骨打：那後五十輛呢！裝的：（用手指扳着計數）：哦：太上皇，太后皇后，公主，宮女，大臣……

尼瑪哈：這一下可給汴京搬家囉。

（林子里金兵抬東西的士卒用鎗挑着一個馬桶走了過去）

蘇骨打：元帥，這一回可以說滿載而歸了。

張邦昌：大帥，臣等邦昌叩頭請安。

尼瑪哈：（這才注意到地下跪的是張邦昌），是你，孩子，起來，起來。

張邦昌：臣特地給大帥送行，臣叩頭，叩頭。

尼瑪哈：送行？送行？（玩味似的）張邦昌，你對咱家北行有什麼感想。

張邦昌：臣叩頭，只有謝恩。

尼瑪哈：孩子，不用謝啦，放心做你的皇帝好了，我一定護你的腰。

張邦昌：那全仗大帥的威風，叩頭。

尼瑪哈：我要特別關照你，第一，中原要有叛亂行爲歸亦是問，第二，每年貢品要少了一點拔你鬍子澆斂，第三，隨時隨地告訴我中原的情形，不然，可得當心你的腦袋瓜了！

張邦昌：臣叩七十二個頭也不敢答應半個不字，只有盡力維持。

尼瑪哈：只要你記得你是大金國把你立起來的就行了！

張邦昌：那自然，那自然，人總有個良心，臣決不是狼心狗肺畜生不如的東西。

蘇骨打：說的可漂亮。

張邦昌：臣預祝大帥一路平安。

蘇骨打：好甜的一張嘴，不愧是大金國的兒皇帝。
張邦昌：軍師過獎了，臣嘴拙得很，心是厚道的。

尼瑪哈：咱北去之後，老百姓有什麼話嗎？

張邦昌：沒有，沒有。

蘇骨打：哈哈！彼此心照不宣吧！

（哭聲驟起，欽宗上場）

欽宗：請卿止步！後會有期。

（台內哭聲震野……）

張邦昌：陛下，陛下，臣張邦昌給陛下送行。

欽宗：張卿，社稷爲重。

蘇骨打：嘔，陛下拜過宗廟了嗎？

欽宗：拜過了。

尼瑪哈：有什麼吩咐就快點！軍師，吩咐起行吧。（下場）

（胡笳號角連天響，車輪馬蹄聲人聲哭聲打斷台上的話聲）。

欽宗：諸位，保重……保重……（漸退）

大臣：張邦昌（膝地叩行）——陛下！再見！再見。

欽宗：（頻頻點首，以袖掩面）

蘇骨打：（冷笑，走入灰塵）。

（哭聲低，張邦昌等伏地好久不起至台上靜為止）。

大臣甲：（跳起來）我主張戰！

大臣乙：算了吧，我主張和（馬後砲的講着）

張邦昌：（拂袖）：回去吧！

——幕落——

第二幕

時間：靖康恥後三年底秋天黃昏

地點：汴京留守處前庭

人物：

宗澤——東京留守

岳飛——宗澤麾下牙將

宗頤——宗澤子

俘虜——金兵

宋兵——甲·乙。

趙老頭——不出場。汴京的百姓受靖康之亂而瘋了的人。

宋兵多人——不出場。黃侍郎——不出場。

幕落：

黃河兩岸的秋天肅殺極了，天陰沉着，鋪滿了密雲，看起來風雨就要襲來的樣子，風突過廣平的黃河平野，把河水攪亂得發出嗚咽的聲音像在哭泣似的，烏鴉在天空裏盤旋着啼叫着，黃河北岸金兵的營帳密密的像一叢叢小白花散在那片灰黃色的風沙裏，胡笳鼓角的聲音隱隱的被秋風送過來，針尖般的刺着人。

宋兵同金兵相持在黃河上，超後的汴京似乎還沒有恢復元氣，淒涼極了，雖然是汴京留守的前庭也顯得冷落，朱紅的柱子剝落了，在一排石欄圍成的平台上可以瞭望黃河平原單調寂寞的秋色。黃的，橙色的線條把黃昏的輪廓鈎出來了，入夜，南北兩岸軍營的燈火在晚霧裏浮起來就像是天上星似的連接過去。

平台上兩個大燈籠點了火，就顯出「宗」字。

宗澤背着手靜悄悄的立在平台上向北方凝視，追尋什麼似的，沉默不語，不時用一種忿怒的仇恨的聲音喊着：「靖康恥！」

宗穎在稍遠的地方踱方步，偶然在庭里的台上翻翻尺來高的公文，風裏散放着睡榻，石櫺，刀戟架子，令旗。

彷彿人嗅到秋天黃昏的幽靜。

宗澤：靖康恥，噫……靖康恥……（聲音漸轉入悲忿激昂的情緒）
（靖康恥——用手有力的在空中一擊！）

宗穎：爸爸，何必這麼激動呢，您應當靜養一些日子：

宗澤：靜養！這是什麼時候，還要顧到自己生命！苟息偷安是亡國的現象，敵人隔河相持，只要稍稍不當心馬上就被敵人攻過來，國家危在旦夕，可是……可是……偏偏有人苟安。

宗穎：（哀求的）爸爸，您身體也重要呀，我是說假如又生氣病倒了那……

宗澤：我沒想到這些，不提起來到罷了，提起來……嚶……背直道幾天又作痛，這真是一個累贅，一到晚上我就痛的睡不了，越想到許多亂七八糟的事越氣，越氣越痛。

宗穎：我是這麼說……

宗澤：（發覺了什麼似的）孩子，你來看，江那邊敵人的軍營又增多了點？我眼睛不行看不清楚……在年青時候，那真不同，箭末遠的雀子也射得下。

宗穎：唔……好像是……似乎多一點……恐怕，也許是敵人又增多了。

宗澤：年青人聽話還聽不進去，什麼也許似乎好像恐怕的，增就

宗穎：是，爸爸，增多了。

宗澤：這才像話，增援！（背過身來）增援，哼，金兀朮的三頭六臂也拔不了我宗澤的一根毫毛，好，來得正好！

宗穎：這幾天連連的大勝，敵人真吓壞了胆。咱鄧挑戰他們都不敢出來。

宗澤：這勝利不能滿足，你瞧，中原失地沒有恢復，二帝被擄到現在不能歸來，這種奇恥大辱。要隨時刻記心板，時時刻刻準備効死，你是我的兒子，我告訴你，你在軍裏要特別謹慎，做士兵的表率，別人犯罪罰十軍杖，要是你就罰二十軍杖——我養你，我可以殺死你。

宗穎：是，爸爸。

宗澤：吩咐各營戒備，早晚得渡河殺敵，趁敵人腳根還未站穩先打他一個落花流水，渡河……不錯。以攻爲守。渡河……

宗澤：這……

南河的難民紛紛回來，他們聽到勝利消息全都高興極了。

宗澤：這是好現象，這一來汴京之氣可恢復了，皇上正應當到汴京來即位，以維繫人心，可是，偏偏是國家多事之秋，強敵壓境，朝廷裏那批賊子奸臣，偏偏總不能在汴京建都，只圖暫時的苟安，連飯都都忘了。以為只要逃跑天下就會太平，不知道敵人會得無厭，中原不守，江南還靠得住麼？我一想到這件事就心痛。我……

宗澤：爸爸。您請平平氣，咱們多打幾個勝仗給這批投降派看看。

宗澤：孩子，爸爸幾天來不曾合眼，爲了這件事不知上了多少寒本，可是，可是……啊！我……（咳嗽，激烈的）咳咳咳……

……（哇的吐了一口血）我……我……不怎麼行囉。

宗澤：（吃驚的。）爸爸，您……您……

宗澤：是吐了血啊？

宗穎：不，不，沒有。不是血……唔……一點點……

宗澤：小孩子講話又不誠實了。

宗穎：大人……您……是血……是血……

宗澤：你又孩子氣了，大驚小怪的。沒有什麼，這是爸爸的老毛病。爸爸就是不能急……（苦笑）不要緊的孩子……慢慢的就會好的，不要哭，孩子。（以手撫摸他的頭。爸爸年紀大了……）（這時候外面風吹着，敵人的軍鼓聲音示威似的傳過來，宗澤頭耳聾。）

鼓聲：冬冬，格里冬格里，冬冬，冬冬冬。

宗澤：（推開宗穎）：站起來，站起來，中原淪陷你不哭，哭你爸爸的幾口血，你還沒勇氣的東西！你聽敵人的鼓聲在向我們挑戰！

鼓聲作祟似的又響起來。

宗澤：（拔開劍）：早晚，早晚渡河決一死戰！好！看你囂張，我宗澤……（突然高聲的）把咱們的鼓也擊起來，把咱們的鼓也擂起來！

宗穎：（跑下去）傳令擂鼓！……

宋兵營里的鼓聲漸響，聲音漸大，羣衆的號喊山洪一樣的發出來。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宗澤：（一手接着劍柄，一手捂着鬍鬚在平台上一動也不動的又向北面凝望。）

幕約：

兵甲：嘿，老弟，你又揪到一個嗎？

乙：（率直的）揪到兩個，那一個放走了。

兵甲：又放他回去了嗎？

乙：我說：小子哭哭啼啼的可真麻煩，拉起馬刀咯嚓一下削了半

個腦袋。我說：送你回長生殿囉！

兵甲：這真痛快一點！

乙：嘿，你瞧這一怪模樣！

兵甲：這是裝死老鼠，你一鬆手呀跑的比誰都快。

乙：留守在庭裏呢？

兵甲：在，押他走。

乙：走不走不走也得走。

（甲乙把俘虜拖上來）。

乙：廣告留守，又捉了一個小子。他見到我的時候，就兩手抱頭

(橫做樣子) 八叉的跪在地上說：宗爺爺，宗爺饒命，我講：我不是宗爺爺，我帶你見見世面吧，用馬刀架在他頸上我說：你要作怪，不走呀，一回頭就請你吃板刀鎗。

俘虜：(向前一步地) 宗爺爺，宗爺，饒命！

宗澤：你是金兀朮的部下嗎？

俘虜：是：宗爺爺……

宗澤：你認識我嗎？

俘虜：見到沒見過，我聽到您的名字說……

乙：就怕？是嗎？

宗澤：這幾天來金兀朮還有什麼辦法收拾殘局？

俘虜：宗爺爺……我……

乙：不說，揪腰袋。

宗澤：金兀朮這幾天來很煩躁了，他說宗爺爺不真厲害，他就怕

條早晚渡河，所以……

乙：所以就要向後轉開步走？

俘虜：所以嚴加戒備，這幾天死傷過半，人心惶惶，聽到宗爺爺三個字從心眼裏就發抖。

乙：問問金兀朮還得意嗎？

宗澤：金兀朮可有什麼打算嗎？

俘虜：（搔搔耳朵）：他說：不如退吧，在這裏……

宗澤：你是說金兀朮準備撤退嗎？

乙：那小子可真會打算盤。三十六計他到選了第一條了。

宗澤：（沉思半天）要退，唔……還有什麼？

俘虜：軍師尼都大說：元帥。您不要退，您只要守在北岸，宋軍自己會拼命的，宋軍內外不和，朝廷無戰意，只要守着北岸，就等於進攻了。

乙：（甩起一腿）放他的狗臭屁！

宗澤：放他回去，告訴金兀朮不要打錯了算盤，大宋上下已經一心一德，決心與敵人決一死戰。北伐之師，只要擇日渡河，中原指日就可收復……

乙：叫金兀朮把腦袋包好了點！認得宗爺爺的厲害：

甲：留守，又這麼放走一個俘虜嗎？

乙：割一個耳朵作紀念吧！

甲：這叫片兒湯！

俘虜：（大嘆）宗爺爺！您饒命呀！

乙：你是想不走？把腦袋交下來嗎？

宗澤：好金兀朮，同我姓宗的較量一下吧！

（甲乙拖俘虜下，大喊大叫的哭着走了。）

岳飛：（站在台階上）末將岳飛參見元帥！

宗澤：啊！岳飛 來的好，來的好，我正要找你。

岳飛：聽說留守，早晚渡河北伐？

宗澤：（拍掌）：對極了，你真是一句話說到我心裏了，我正要告訴你，金兀朮的軍心已動搖，只要渡河……

岳飛：留守！不渡河，中原永無收復的希望，正好乘戰勝餘威直搗賊巢，中原是不難肅清的，現在兩河的豪傑聽到戰勝消息都接連的歸順。

宗澤：岳飛你真不愧是我宗澤的部下，你簡直是跟我一個模形鑄出來的頭腦了，一個想法。

（階下，有呼喊的聲音。）

趙老頭：宗老爺，我小老兒給您叩頭，宗爺爺，您千萬千萬要渡河殺敵呀！宗老爺，三年前小老兒住在汴京城里被那些野獸殺的好慘呀！我的兒子身中二十八刀，我的媳婦被擄到

北方去現在還沒有下落，宗爺……我死都不會忘了這情形呀！宗老爺……宗老爺……）

岳飛：這小老兒真……就這樣死了！呵！敵人……不殺盡不能出這口氣，汴京死於靖康恥的百姓可真不計其數！

（階下：老頭：宗爺爺，你看，我的兒滿身鮮血淋漓，他說：爸爸我死的好苦，爸爸，給條兒子報仇呀，爸爸……你瞧，他抱着那血肉模糊的頭在哭……呵！（哭聲……）宗爺爺我也要渡河……報仇……報仇……聲漸遠……）

岳飛：（搖搖頭）這老頭太可憐了。

宗澤：不錯，要報仇，要報仇。

（這時候燈在風沙裏燃起來，吹過庭院樹梢的風哭喊的一樣，天空彷彿就要落雨的樣子！）

宗澤：皇上真應該重返汴京，表示朝廷決心抗戰；

岳飛：是的，現在軍心民氣都正在激昂慷慨，皇上正應當重振汴京，維繫人心，以示不忘故都，不然，中原恐怕不復爲我所有了，而且精兵騎馬皆在西北，一旦棄中原不顧，金人決不會放棄南下，那時候，中原不守，東南必不能無事，江淮不保，要退守一隅也不可能，就是苟且偷安也是暫時曇花吧！

宗澤：好見解！好見解！

岳飛：士卒一聽到北伐消息都異口同聲的說：咱們可以雪恥了。

百姓聽到北伐的消息都說：咱們可以打回老家囉！

宗澤：苟且偷安是不行的，誰說我們沒有戰勝敵人的力量？呵，我一提到這些事我又痛心，我一連奏了二十幾本請皇上回來，可是，我像被忘了似的，朝廷不理不睬。要他們到汴京來看看，要他們同敵人朝夕接觸就知道國家形勢如何重要，只求苟安，以爲看不見敵人就沒有敵人，以爲避戰就可無戰！

而且，全黨忘了二帝被殺死生不明這是一件奇恥大辱……（
）

岳飛：留守，應……

宗澤：我，我不要緊！不要緊，我還可以支持，我還可以；（又
暖）。

岳飛：您請騎一回吧。

宗澤：（搖搖頭）我要在軍營上站一會，我要望望北岸的形勢。

岳飛：留守，請請休息，只要渡河北伐，岳飛願做先鋒部隊，相
率中原豪傑。收復失地，渡河北伐，徹底抗戰是岳飛的素志！

宗澤：岳飛！岳飛！你是我宗澤的同志，我死了。你要繼續我的
意志貫徹我的主張，要渡河，要抗戰……呵，我背疽又作痛
了。

岳飛：怎麼，留守背疽又發作了嗎？

宗澤：是的，一到天陰我就作痛。我倒不怕它，不過……

岳飛：留守，您請躺躺休息吧。（扶宗澤至榻上）

宗澤：好吧，你回去，你回去吧，我還不要緊。

（岳飛下，宗澤躺下又站起來，掙扎的在轉着）

宗澤：（至台子邊翻翻公文）：宗穎，宗穎，孩子……

宗穎：爸爸，您還沒睡嗎？

宗澤：我難受得很，心裏不舒服。你來，你把我的意思寫下來。

到京裏去。

宗穎：大人連上了二十幾本，都沒有消息，皇上沒有還都汴京的

決心。

宗澤：胡說，你也幫助黃潛善那班奸臣賊子說話，你也算是我宗

澤的兒子？誰告訴你皇上沒有還都汴京的意思？只有苟且偷

安貪生怕死的京西才主張偏安江左！

宗頤：是，爸爸。

宗澤：在奏本上你說：民心如此，士心如此，陛下忘了父母兄弟。蒙古敵國日盛，救兵，西京祖宗墳墓被敵人佔領，龐籍的家業可惜，今年寒食節連祭事之地都沒有，西京二京饑右淮河百萬流離陷於盜賊，現在兵燹已足，人氣已窮，難道陛下願意失去民心嗎？難道苟安江左，等待入滅亡之路嗎？

宗頤：爸爸，你又激我興奮，惹的身酸。

宗澤：是的我又興奮了，我的背疽痛得厲害。

宗頤：爸爸，疼呢。

宗澤：不，不，我要到平台上去站一回。

宗頤：（扶着宗澤至平台）

宗澤：呵，雲低得厲害。

宗頤：這兒真真大得沒理了。

宗澤：秋天黃河……你聽那波濤洶湧澎湃，像有無數人的哭喊呼號像有千萬個聲音在尋求反抗！孩子，不要忘了靖康恥，不要忘了要報仇，中原關河雖遠，勝利就快到了，（又咳起來），背痛……

宗頌：爸爸您請安息一會吧！

宗澤：孩子，不要哭，假如果死了，不希望你帶眼淚到我坟上來，我要你帶敵人頭來血祭我！

宗頌：不說這些，爸爸，你看，雨快落下來了。

宗澤：秋天，陰慘慘可怕，汴京，汴京，你道……我背痛……

宗頌：（扶宗澤躺下）：爸爸，您請安息吧！

宗澤：好，你走吧！

自上而下的，宗澤在床上輾轉反覆，聽那暴雨落大了，燈被雨打濕得像哭泣似的照着，這時隔屋有人講話的聲音：

宗穎：呵，黃侍郎，您從京裏趕到的嗎？

黃侍郎：我要見宗留守。

宗穎：不，不，留守背疽又發作了。

黃侍郎：你又在寫奏本，真是發傻，二十幾本奏本都給黃潛善攔下來了，一有奏本到京時候黃潛善總拍手大已掌的笑罵着：宗澤，這老糊塗，他瘋了不成。

宗穎：黃侍郎，您請低聲點，爸爸身體不好，聽了惡氣的……

宗澤：（在床上站起來）……呵……呵……這批奸臣賊子……（他終於支持不住又倒下去了，這樣他作了幾次，最後他掙扎起來，走到平台前。）

宗澤：天永久是這麼陰暗嗎？夜永久是這麼長嗎？太陽不會出來了嗎？……

他站在台中，高高的舉起手，用了全生命力的最高喊著：「渡河：渡河：渡河：」便倒在床上寂然的死了。

庭前雨更兇暴了。

北岸敵人的鼓聲又突過秋雨之夜送過來彷彿在象徵着敵人又要攻過河來了，最後風、雨、把燈吹熄，台上全暗下來。

——幕落——

第三幕：

時間：宗澤死後六年

地點：距汴京四十里的朱仙鎮外的樹林里。

人物：

岳飛

牛皋——飛部將。

宋兵——甲、乙、丙、

李束——金兵中之漢兵

唐五叔

老四

甲 乙
犒軍之民衆

羣衆多人——不出場

幕啓：

景：

朱仙鎮口被一排密林包圍着。

那隻大旗纛樹立着，上面掛着幾個燈籠。

被太陽晒乾了的塵土隨風揚起，像噴吐黃色的霧，太陽將近
露山。

天空沒有一片雲，顯得悶熱得很。

一條土堤橫着，堤的上面老樹驕傲的在空中伸長着枝椏，堤
上的荒草叢生着，像是說明這是兵慌馬亂的時代，土堤上可
以看見那面通到京城裏的驛道，馬馳過的時候，蹄聲可以清
楚的聽出來，這時候太陽照在堤那邊，這面就顯成一片黑色

的影繪。

馬蹄聲：（疾馳而過）。

唐五叔：（扭着東西）就在這兒歇口氣，好蔭涼，老四呀！你把牛拴下樹那裏，到這邊來歇口氣再走。

老四：（在幕內）：好好好……噴噴！畜生甩蹄子！五叔，那末那些豬呢？

唐五叔：豬圈在一起好囉，反正跑不了。

老四：（喚豬的聲音）呵囉，呵囉……（上場）這里可真涼快。

唐老五：老四，你瞧，這堤上不是看到岳元帥的軍營。

老四：那兒？

唐老五：噢！那邊，有個紅旗子的地方。

老四：哦，對啦，快到了。咱們在太陽落山之前一定趕得回去。

唐老五：唉呀，哪！大路上送東西到岳元帥軍營那去的人才多囉。

老四：這真是從盤古開天地，咱們朱仙鎮從來有過的事。

唐老五：那當然囉，人家有個良心呵，人家拚命打勝戰，我們還點東西去慰勞，得什麼哩！

老四：岳元帥可真利害，金兀朮可吃了大苦頭，栽了個大筋斗！唐老五：這總算是遇到狠的囉，接二連三的大勝，嘿，離汴京只有四十五里路了，一鼓作氣，真的不到幾天我包你汴京一定可以奪回來，金兀朮都逃不了。

老四：嘔嘔，又有送東西的來了。

甲：走快囉：小老子，看你這邊包形，百來斤重的東西都抬不動

乙：（口吃吃的）：沒你行……呀……我我我……

甲：（模倣地）：我我我……我……我來我去還是一個我字。

乙：你……別瞧不起人……人家岳老爺未……大的官對人可頂客氣的……總是嫌呀……不敢當呀……到底……人……家……是……做大官的……可和氣極了。

甲：未必對你也——

乙：對我當然也不例外囉！

甲：不要吹你的海螺，真不害羞。

老四：京裏又有人騎着馬馳到岳元帥那去了！

唐老五：那兒那兒？

老四：你看，那騎馬的！（馬聲急馳而過）。

老四：喔！是傳聖旨的！

唐老五：那一定是皇上嘉獎岳元帥了！

老四：當然囉……打勝賊呀！

甲：怪啦！一天有十來次聖旨……不知道有什麼事？

乙：我……我也不知道呀！

甲：你……你當然不不不（舉他口吃）知知道道囉：

唐老五：老五，您兩位也是送東西到岳元帥那兒去的嗎？

甲：我——

乙：（搶着說）：老哥：你……你……你也是的嗎？

甲：（不消的）你看你老是插嘴插舌的……（向唐）老哥，您送

些什麼呀？

唐老五：沒什麼好東西，幾條牛，百十隻小肥豬……您呢？

甲：十來斤家製的老陳酒，担把花生，鷄子，哈哈……

唐老五：老哥，您見過岳元帥嗎？

甲：見過的，見過的，岳元帥可真威武，見到我的時候，把手遞

麼一抓鬚子（學樣子）右腳這麼一伸，那麼雄壯的高擡着：

「直搗黃龍——與諸軍痛飲！」那呀，真是個英雄的樣子！

唐老五：不錯，不錯，岳元帥可真了不起。

這時候堤那邊有敵軍飛來，從遙遠的地方像大洪流一樣……

甲：呵，岳元帥軍隊回營你看……

唐老五：可不是，好像伙，像一條長蛇似的！

乙：噫！那騎，騎白馬的，就是岳飛：岳飛……

甲：（阻止的，被調似的），看看，不要指手劃腳的。

乙：唔，唔……

坡那邊歌聲自遠而近，慷慨激昂的：

怒髮冲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
了，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
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獸聲裏有馬蹄聲全腳步聲，自近又向遠處進行。

唐老五：嘿，可真威武。

甲：不是嗎？打戰還有不勝的道理？

唐老五：咱們趕快一點把東西送的去，老總們真辛苦囉！

（牛吳又喝了一點酒，醉得東歪西倒的從土堤那一邊笑着，漸漸的走上來，兵甲扶持着他。）

牛舉：哈哈：咱老牛可樂意囉！

兵甲：牛將軍，您……您……

牛舉：金兀朮那小子呀，吹牛，什麼拐子馬，不拐子馬，遇到我老牛的刀，就東一下，西一下，這麼兩下一來，拐子馬成了短命馬？老牛可不認得這一套：哈哈……

兵甲：可不是，牛將軍，這一次金兀朮一萬五千拐子馬全給破了哩！

牛皋：看金兀朮這個小舅子有什麼狠處！

魏甲：牛將軍，您又醉了！

牛皋：哼：老牛不醉的，就是有點那個，你看我：就是站不穩：

兵甲：牛將軍，元帥要看到您這醉鬼樣的樣子——

牛皋：（滿不在乎）：聽說你瞧我，我不是用腳在走路。那裏醉？

兵甲：當心點，慢慢走，牛將軍。這：上坡

牛皋：哈哈……

兵甲：牛將軍您在林子裏歇一回涼吧。酒醒了再回去！

甲：哦：是牛將軍！

牛皋：老牛臉上又沒有刻了字。你怎麼認得我？

甲：牛將軍忘了嗎？上次在岳元帥軍營里，咱們送酒去。您老不是賜得同今天一樣醉嗎？您說：好好好！好酒。就倒在地上

睡了嗎？牛將軍。您忘了嗎？

牛鼻：我這牛；一生最愛這兩杯酒，有酒必飲。無飲必醉。今天，我這今天連自己也不知醉醉！

甲：牛將軍。您今天又靠不住囉！

牛鼻：（搖搖擺擺的）：今天，今天……今天怎麼不痛飲幾杯哩，阿呢：（他打噴嚏說着。一屁股坐在土堤上，彷彿用鼻子嗅到什麼氣味，快活得手舞足蹈的）：嘿，我這牛鼻子尖得，這裏有氣味。（深深吸了一口）：好香，好香。

甲：牛將軍。是經製的陳酒，這是……

兵甲：是哥。牛將軍不能再喝了。請你……

牛鼻：誰說不能喝，我老牛只喝兩天都不會醉到（鼻孔的站起來）

兵甲：牛將軍，您這牛只喝兩天都不會醉了。

唐老五：這就是牛將軍嗎？

牛皋：（嘴饒的樣子）我……我……（想再喝一點，可是他想到

軍紀又不敢胡來。）唔……我怕岳元帥的鞭子呀……

嘔……（要哭的樣子）你真是送岳元帥那裏去的嗎？……

咱們岳家軍……咱們岳家軍……是……不作興

……胡來的……嘖！嘖……（打瞌睡的說話不順氣）

唐老五：岳元帥的軍紀真嚴，

老四：怪不得會打勝我！

（這時候更那西又傳來急馳的馬蹄聲。）

牛皋：唉！他媽的又來了！可真氣死人！

甲：牛將軍你愚說……

牛皋：別提啦！提起來我肺得氣炸了，（他站起來）小子，再來，

我管他什麼金牌不金牌，先搗他一頓，問他有没有人心？太

不……

唐老五：（止着甲的問話）：老哥，牛將軍喝醉了，別再惹他講話了……

牛皋：不，我愛講話……我愛……（他站在土堤上發覺什麼似的嚷起來）什麼人？什麼人？你爬。

李東：我是……我是……

甲：（跑下塔坎把李東執上來）快說你是什麼人？你這慌慌張張的樣子。

李東：我是……我是……（無力的躺下）……哎喲！

甲：看你這鬼鬼祟祟的，靠不住是好細！

牛皋：你是刺探軍情的？還是幹……遇到我老牛！

甲：你說你是從那兒來的？來幹什麼？你說？

唐老五：你這個人呀！怪可憐的，你說吧！看你口舌也是外路人

：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良莠不齊，人家不知道是好是歹。

李東：我是好人，我是好人！

牛皋：我知道你裝的什麼五臟六腑，懷的什麼鬼胎？

李東：我，我是從汴京來的……

牛皋：爛發吹牛，汴京是敵人佔領了，你來幹嗎？不是求和的就

是好漢！求和也該死，好細細是死。

李東：不！我是從敵人那裏……

牛皋：對啦！你是敵人那裏來的……

李東：我要見岳元帥！

牛皋：哼！見岳元帥也是死，見我老牛也是死……

李東：哦，您就是牛將軍嗎？我……我給您叩頭。

牛皋：叩頭也是死……

李東：你這個人不懂得牛將軍的脾氣，牛將軍是一向如此，你快說

了吧

李東：我！我是從敵人手裏逃出來的，我也是大宋的老百姓，被敵人拉了去，被強迫打戰，自己打自己，我李東再也受不了，再也不能幹這喪心病狂的事……我的手不忍殺自己的人，可是……我不殺就被敵人殺死……我想了千方百計逃出敵人虎口，我逃到自己人的懷抱裏來……牛將軍：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啊……（哭泣起來）

牛皋：（不自然的搔搔頭）：那裏，怪我錯，怪我錯了，我不對，我不對我老牛就是一是一，二是二……

李東：不，牛將軍，不怪您！呵……我……

唐老五：老哥……您從敵人手裏逃出來呀，哎呀，辛苦，辛苦，我這兒有餅，你先吃一點……

乙：我……我……我……

甲：你吃了吧：真的，自己人就不該打自己人

李東：謝謝！我真感激你們：我真……（邊吃邊說）

牛皋：（想了一回）：那末你有什麼證據呢？

李東：有，有，有，牛將軍：我要向岳元帥說……這是機密的事！

牛皋：你拿我老牛當外人了……唉！

甲：你老哥真虧得遇到牛將軍。

牛皋：咱們一同見元帥去。

（這時又有馬蹄聲從堤的那面大道上急馳而過！）

牛皋：氣死我老牛了，這催命鬼的金牌！

甲：這是第幾次了？

牛皋：這是（翹起指頭數數目）一，二，三，四，五……第十一次

唐老五：牛將軍總是說……

牛皋：一天來了十來次的金牌要招元帥回去！

唐老五：什麼？

李東：（手抖抖的）什麼？

甲：什麼？牛將軍，什麼，您說……

牛皋：（搖搖頭）：朝廷要岳元帥回去，回去，回去，哼，秦檜

那小子不知道打什麼主意，騙不過我老牛，他一定打的投降

賣國的辦法！

李東：那末？岳元帥怎麼打算呢？

牛皋：我也不知道，南方已打得順手，汴京看都看得到丁，岳元

帥難道要渡河哩，這一來……

甲：那末朝廷要講和嗎？

牛皋：誰說不是呀，秦檜那小子，從北邊回來一天到晚的打倒算

盤，什麼也是亡，不打也是亡，不如保保原氣囉。那小子

，一隊賊匪賊……

甲：那……元帥要回去，我們朱仙鎮又要遭劫了！

唐老五：那麼……怎麼辦呢？怎辦呢？

李東：要是一撤退，敵人一定要追過來，那就完了，那我也不用

跑出來……唉，唉！

牛羣：我老牛……唔……秦檜……秦檜……忘八羔子！

（堤那邊有羣衆喧嚷的聲音像在哀求哭泣似的！）

岳飛：（同兵乙，兵丙，由大堤那邊上來，嘴里嚷着：）諸位父老

兄妹，這是朝廷的命令，這是命令……

羣衆的嚷聲……元帥……不能……不能……

元帥！您一走，我們朱仙鎮就完啦……

元帥！千不看，萬不看看在朱仙鎮小百姓……

岳飛：呵！牛將軍，你也在這兒。

牛皋：（擰腰的）我在這兒氣死了。

岳飛：牛皋，你又喝醉了！

牛皋：我，我沒醉，你醉囉！

岳飛：牛皋，你知道軍紀嗎？

牛皋：（慷慨激昂的）我們在前方打戰，朝廷裏那般奸賊却同敵人

勾通，掣我們後腿！我們拚命打，他們拚命的求和！一天下

十來次金牌招你回去，不知道這是奸賊秦檜的鬼計。我才沒

醉！我老牛要醉——直搗黃龍，你說的與諸君共飲。那時候

才醉哩！元帥，我老牛心裏有什麼嘴裏講什麼……元帥……

岳飛：秦檜通敵誤國你有什麼證據？

牛皋：（這一下可問着了！他！用手抓腦袋……）我我我……這個……

岳飛：你毀謗，庭議該如何？

李東：元帥，元帥……我有證據！

李東：（從懷裏掏出一封信）：秦檜，對啦！他就是從敵人手裏逃出來的，他說要見岳元帥，他他他……

李東：元帥，元帥，千萬不能中了秦檜的鬼計，秦檜勾通金兀朮，金兀朮有一個條件就是：「必殺岳飛始可講和！」

牛皋：該死的秦檜，氣死我牛皋……

李東：元帥，汴京百姓身處水火，正日夜望救兵，元帥，您一撤退，那麼希望都完了，元帥，人心不可失，你可憐可憐他們吧……

岳飛：秦檜，秦檜，好！我岳飛……（轉過臉氣）：那末你有什麼物證呢？

李東：物證！有有……（從懷裏掏出一封信）：這是秦檜與金兀朮的書信上面寫的清清楚楚……元帥你看。

岳飛：（接過信看了一回）……（後來不禁失聲唸出來：「靖和

條款：第一宋臣奉於金國，金冊封宋主爲皇帝！第二，宋年貢金國銀絹各二十五萬兩！第三，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賀，第四，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第五，割鄧唐二州及商秦之半以畀金……第六……第六……」唉……唉

牛皋：第六什麼？

岳飛：（悲忿的。）第六：必殺岳飛始講和！

牛皋：唉！唉！秦檜，你是不是人？

岳飛：好秦檜，你這奸賊，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那一樣沒有做到，靖康之恥至今未雪，舊仇新恨，重重壓迫，中原失地至今尚未收復，二帝釋官尚未歸還，兩河人民陷於水火正日夜臨兵拯救！秦檜，你這奸賊！好！

牛皋：元帥，是難辭職，我老牛——

岳飛：要回去，我要同秦檜去見皇上，這是證據！這是證據！
牛皋：不要再中他鬼計囉

吳乙：報告元帥：京里又有聖旨來了：

（坡那面有誦讀的聲音，岳飛跪在土堤上接旨）

「……陛下令岳飛即日班師回京，孤軍不可久留……欽」此！

岳飛：（站起來）：孤軍不可久留，孤軍不可久留！

甲：元帥！你不能走，不能走，您一走朱仙鎮什麼都完了！

唐老五：元帥，您就捨得下我們了嗎？元帥……

老四：元帥！我們老百姓活不了囉：

城那面人羣嘈雜的聲音：

元帥！您不能離開，不撤退！元帥……

元帥：你眼看著朱仙鎮的百姓活活被敵人殺死嗎？

……

雷飛（忽然一切）……（終於他被感動的哭出來，於是向南泣
哭着，用一種有力的聲音喊着。）陛下！十年之功，廢於一
旦！……

最後哭聲又沸騰起來

——幕落——

一九四一，四，十四——二十。

82

12

X